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二回 第二節

三太又說道：「侯爺盜欽差大人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你對我們說一說。」老美說道：「咱們既然交友投情，咱們是一見如故，有話慢慢說。你們眾位也不能回去啦，咱們大家都到我家裡坐一坐，喝杯茶，我一定將大人的事，對大家說明白了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那麼閣下由十六七歲身為綠林，為什麼現在落在侯家集呢？」侯爺說道：「我想綠林道哪有好下場？雖然偷富濟貧，終歸算怎麼回事呢？然後我一查家譜，我的祖籍乃是侯家集的人氏，於是我就做了幾水大買賣來到侯家集，我認祖歸宗。先蓋了些房子，置了二三頃良田，遂一狠心洗手不乾啦。」賈明在旁道：「原來你是賊呀！」老美道：「姓賈的，你別理我，就算我死啦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侯爺你別跟他生氣，他不懂人情世態。」侯爺接著道：「我以後又陸續置了幾頃良田，娶了妻室。但是街坊鄰居，不論有什麼事，婚喪嫁娶，過不去年的，三十兩，二十兩，求到我跟前，沒有駁了的。借去有了就還我，沒有就不還我，我也不計較那些事。」賈明在旁插口道：「偷來的麼，一千舍出八百去，還剩二百呢。」侯爺一看賈明就有氣，因賈明一說話，就堵侯爺的嗓子眼。侯爺一聽賈明說話，那火大啦，說道：「姓賈的，你看我姓侯的不夠朋友，你不會別交我這個朋友嗎？這是何必呢？」三太道：「賈明你這就不對了，侯爺跟咱們是朋友啦，你就不該這樣啦。」賈明道：「侯大哥，我老賈不會說話，叫你著急。大哥你還與我一般見識嗎？」老侯說得正在高興時候，叫賈明一打子，將話頭也給打斷啦。三太對老美道：「你真可稱得起俠義心腸了。」老美本來就是高傲的性情，一聽三太稱贊可就提起高興來啦，遂對三太說道：「也不敢稱俠義，反正咱們不作傷天害理的事情。別看偷人家，財主家趁一萬的，咱們偷上三千五千的，還是救那貧人去。非賊官惡霸，咱們決不下毒手。咱們對於街坊四鄰都仗義輕財，那鄉親們還有不敬咱們的嗎？所以莊上出了什麼修橋補路，種種慈善的事，都是先得知會咱們，拿錢咱拿頭一份的，末了不夠的時候咱完全擔負。莊中大眾看咱仗義，又將咱舉為會頭。咱當這個會頭可白當，侯家集這一帶都敞著大門睡覺。我夜間也常睡不著覺，出來遛遛。在我一洗手不乾的時候，我夜間總是睡不著覺，翻來復去，總得起來到街坊鄰居院中，不怕拿一棟柴禾棍來呢，然後我才能睡覺呢。我也是毛病。」金頭虎道：「老美你是賊根嗎！」老美用眼瞪了金頭虎一眼，說道：「你還是個人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不是個人，我是個賊。」大家在道上說著話，工夫不大，已經來到侯家集老美的門首啦。老美上前用手砸門，裡面管家還沒開，老美火兒啦，罵道：「你們都是吃飽啦？招呼這半天，還不開呢。」列位，老美被水灌的，不知道拿誰出氣啦。只聽管家嘩啦一拔門門，將雙門開放，管家一看，外面來的人很多，遂問道：「共多少人哪？」老美說道：「管多少人呢，有多少人算多少人。」說著話，老美在先，眾人在後跟隨，來到院內，一看有大客廳五間。

老美也不客氣，自己進了客廳，向當中正座一坐，小弟們俱在四外相陪。老美被水灌得一肚子氣，坐在當中正座，趾高氣揚，滿面傲氣，對黃三太說道：「方才我不是說，我深更半夜常常出去嗎？前天黑夜裡，我又到莊子外面去閒逛去啦。村西有個三官廟，我正圍著廟繞彎哪，忽然有一道黑影，由打西邊牆內躡出來啦。我心中一納悶，暗想我這莊子裡向來沒有人敢來，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，有名望的知道我禿老美的不少，無名望的他不敢來，怎麼這廟裡住下綠林道的人，我會不知道呢？我想到這裡，我就跟下去啦。那條黑影還是甚快，我見他直奔廟前，施展夜行術，迅速就走下去啦，我在後面這麼一跟他，他就奔廟南樹林子下去啦。也是我一時大意啦，那條黑影進了樹林子，我再找可就找不著啦，圍著樹林我找有一個時辰，也沒有找著，我就無精打采的回家睡覺啦。第二天又到二更來天，我將我這老美的腦袋用絹帕可就包上啦，十字絆英雄帶收拾停妥，我就就又奔三官廟來啦，我隱藏在三官廟後，就等著。工夫不見甚大，就聽得三官廟內，天花板咯吱一聲響，只見那條黑影由西箭道躡出來啦。我這回可就留神啦，前天我將他追丟啦，今天我可不能將他再追丟了，今天他無論這一夜走到那裡去，我也不能放了他。我在家裡紮綁停妥，兵刃暗器我全都帶好啦，我是一定要看看他是怎麼回事。這回我在後頭，他在前頭，只見他施展夜行術，直奔江寧府下來啦。來至城牆，那賊人臉朝外，腳後跟與手掌著牆，此賊輕巧非常，他用那蠍子倒爬牆的功夫，毫不費力，他可就上去啦。順著馬道下了城牆，我也由馬道下的城牆，跟著他下了城牆，直奔院衙門走下去了，我在後面緊緊的跟隨。他到了院衙門，一縱身上了院牆，由牆上飄身而下，他下來用腳尖點地，奔東跨院北上房去啦。來到北房的東屋窗前，那賊人一掏兜囊，將窗紙撕破，此時我在東廂房看著他呢，原來他掏出來的是薰香盒子，對著撕破的窟窿，就往屋裡打那薰香。工夫不大，就聽那屋中打了一個噴嚏，那賊人將薰香盒子收起，來到外屋門前，由背後牛皮鞘抽出一把匕首尖刀，撬門伶俐異常，一時將外屋撬開了，大概裡邊隔扇門敞著呢。這時候我也縱下東房，趕緊來到東屋窗外，由賊人撕破的那個地方，我往裡觀看，只見屋中燈光一亮，乃是賊人撥燭花呢。賊人將燭花撥明，伸手由背後皮軟鞘往外壓刀。一看賊人要殺忠良，我要是由外屋門進到裡間去救忠良，那可就来不及啦，也是急中生巧，正在賊人將刀抽出一半的時候，我的鏢可就掏出來啦。要是打鏢還比得了你們爺們嗎？也是忠良的洪福齊天，我這鏢真打巧啦，他的脊正朝外，我這一鏢打去，正打在他的肩膀骨環下邊，賊人用手起鏢起不下來，壓刀也壓不出來，正打在骨環縫上啦。我遂堵了鼻子，由外屋門進到裡間，用手一給他起鏢，底下一腿，可就將他踢倒啦。我將他踢倒在地，趁勢用繩子將他兩臂膀給捆上。我遂問他：『你因為什麼要害忠良？忠良與你何仇何恨，你要做此罪大彌天的案子？』他一見我這般打扮，以為我也是賊哪，他就給我跪下哪，說道：『合字的，親不親，咱們野鹿獐狽一家人，為什麼幫著赤字的跟合字的為仇作對呢？我殺害忠良，這裡頭有段情節。忠良並不是跟我有仇有恨，皆因為我與十三省總鏢頭勝英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我要將忠良殺死，留下字柬，就說此案是老勝英所作，叫那老勝英打這場人命官司。』赤字就是官面，合字就是賊。我就問他：『勝英為人忠厚，因什麼與你有殺父之仇？』他就將當初明清八義，勝英鏢傷他父，他母守節立志將他養大成人，他要報殺父之仇等語說了一遍。我就說：『你這也是天網恢恢，你就打這場官司吧。我把你交給本院官人。』那賊一聽，向我連連磕頭，苦苦哀求道：『想當初我父被勝英打死，我母二十餘歲守寡，將我養大成人，母子相依為命。你要是把我交於本院衙門，我一死不要緊，我那老娘奉養無人，痛子心切，必然也隨我一死。你積一分恩德把我放了，救我一命就是兩命，咱們無仇無恨，你算積一分德。你把我放了，大清國我也不能立足啦，我從此出離大清國，夠奔台灣，我永不回大清國。殺父之仇，我也不能報啦。』那賊說話的時候，兩目流淚，慘不忍聞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叫他將我哀告得真是心軟啦，我一想，為什麼無故的害兩條人命呢？我就跟他說啦：『我將你放了不難，我恐怕你以後再做不法之事，我遇上了你我認不清楚。沒有別的，我給你作一個記號吧。』我把他寒鴨覺水捆著，把他頭上包巾打開，我用左胳膊把他挾起，挾至大人枕頭前，我用匕首刀，把他頂梁發髻削下一縷，微帶一點肉皮，削下來之後，遂把血跡往大人枕頭旁滴了數滴，把那縷黃頭髮就放在大人枕頭前邊啦。之後我把他綁繩解開，那賊猶如漏網之魚逃命去了！』

老美說到這裡，黃三太、楊香五頓足捶胸道：「怎麼你把他給放啦？」老美說道：「不錯，我把他放啦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你這一放不要緊，這賊逃到台灣，我的恩師這場官司可就不好啦。那賊名叫飛天鼠秦尤，他將當今萬歲的三寶盜去，在多寶閣題詩，將我恩師在當今萬歲駕前告下，欽差大人代天巡守，先斬後奏，命我之恩師帶罪拿賊，限期交還三寶。你這一放，不知何時才能將此賊拿住，交回三寶。」侯爺聞聽答道：「不錯，那賊腰間有一藍布包裹，那藍布包裹外邊，露著一個黃包裏角兒，想必是國家三寶了，我想既然放他，要他東西何用？百寶囊等物，我全都沒給他動。將他放走之後，我有心將院衙之人驚動醒了，就算完啦；然後我一想，他們院衙之中，當差的護院的，這些個人們全都不知道忠良遇險，要是那麼一將他們驚醒了，就把大人交給他們，他們往後更不經心啦，莫若我將大人背走，叫他們著一回急，以後他們遇事，也好知道用心。主意拿定，我就將大人背起來啦，用大氅一裹，來到院牆。我用飛抓繃在牆頭，臉朝裡揪著絨繩上了院牆，下牆的時候也是如此，將飛抓抖下來帶好，來到城牆。順著馬道上去倒很容易，下牆的時候，仍是用飛抓抓住了倒坡磚，臉朝裡揪著絨繩下來，然後投下了飛抓。江寧府距離侯家集四十里之遙，我背著大人一氣跑到侯家集，四十里遠，累得我熱汗直流。我一叫門，家人一看，問我背的是什麼東西，我遂說道：『住言，不必

多說。」然後我將大人背到內書房，用涼水將大人灌醒，大人睜開二目，遂問道：『我這是來到甚麼所在？』我聽大人這一問，就趕緊跪在大人跟前，摘下壯帽，露出我這老美的腦袋，說道：『小民罪該萬死，這是小民的住宅。皆因為院內有賊人要謀害大人，小民一看院衙之內靜靜落落，寂寂無聲，三班人役全然不曉。小民遂將賊人趕走，小民一時狂傲無知，把大人請到我的家中來啦。小民為的是驚醒驚醒院衙之人，以後多多留神。』說完了話，我與大人磕頭。那欽差大人微微笑道：『侯義士何罪之有？你將本院送回院衙去吧，功高不如救駕，拒毒莫如絕糧，本院必然保你高官得作，駿馬得騎。』我遂答道：『回大人得知，小民福小命薄，大人要保舉小民有了前程，恐怕多病多災。』大人一笑，說道：『你們行俠仗義之人，不愛做官。侯義士把本院送回院衙去吧，恐怕衙中又生出是非。』我又叩頭道：『青天大人屈尊兩日。』大人也無可如何。我才親筆寫字箋，說欽差大人落在我家裏，好漢並不是綠林，有人要見著忠良的面，總得比比學業，看看誰是真的，誰是假的。我姓侯的自出世以來，沒栽筋斗，眾位方才大葉茶的苦水，叫我實喝不下去。』說著話，覺著腰裡勒得不舒服，就將練子槍解下來，趾高氣揚的向桌上一擺，說道：『我由十四歲，這對練子槍沒遇上過敵手。落居侯家集，十餘年來，設立聯莊會，我本村遠近的所在，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。財主家晚晌睡覺都敲著門睡，如丟一根草棍，姓侯的賠一根金條。』傻英雄金頭虎說道：『這路不拾遺，是把姨娘丟了沒有人拾嗎？』侯爺說道：『傻小子你胡說。拿著物件，或背著包袱走累啦，放在道路之上，劃一個圓圈。有人從此經過一看，有一個包袱，要拾起來，一看人家划著圈哪，就知道是人家放在這兒啦，都不能拾。』金頭虎說道：『老美，你們這一方不丟東西呀？』老美說道：『不丟東西。就憑姓侯的在這裡，還會丟東西嗎？』金頭虎說道：『那麼要有綠林道從此經過要作一分買賣呢？』老美說道：『他總得拿耳朵聞聞，有姓侯的在此居住，他也不敢。』金頭虎又說道：『如果要是年輕的愣頭青從此經過呢？』老美說道：『年輕的小毛孩子，聞名喪膽，不敢落下。』金頭虎說道：『如有人在暗處聽見你在這兒吹呢？』老美說道：『我咳嗽一聲，就將他嚇壞了。』金頭虎說道：『老美真高哇。』老美晃悠著頭道：『那是自然哪。咱們不但武學，而且博古通今，廣覽多讀，古今之事，無一不知，能寫能畫。』楊香五、金頭虎五位等在西邊坐著；黃三太、張茂龍五位等在東邊坐著；老美在正中坐著。楊香五、金頭虎二人附耳低聲說了幾句話，金頭虎遂問老美道：『你這西板牆這張大橫額是什麼？』老美說道：『沒告訴你，咱們能寫能畫嗎？這是咱們畫的八駿馬呀。』金頭虎問道：『什麼叫八駿馬呀？』老美說道：『要講古八駿，大周朝周天子有八駿馬。』金頭虎說道：『今八駿呢？』老美說道：『今八駿哪，就是三列國東西漢，唐宋元明清，那位大將的駿馬，我都能畫。』金頭虎說道：『那匹白馬蒜瓣毛是誰騎的？』老美說道：『傻小子你念過書沒有？』金頭虎說道：『老美，我沒在聖人廁所出過恭，沒喝過墨水。』美爺說道：『這就是啦，原來你沒念過書呀，我與你講說講說吧。此馬出在東漢時，二十宿鬧昆陽。王莽雄兵百萬，圍困殿下劉秀，內無糧草，外無救兵。有山東青州府賈家寨賈軍門，四臨王營百萬大隊，來往四次，掌中畫桿戟，坐乘此馬。』金頭虎說道：『罷了，罷了，老美真多讀多聞。』老美說道：『沒告訴你們眾位嗎？古今之事無一不知。』賈明又說道：『老美你這兒看看，太遠，我看不真切，你這裡來。』一拉老美的衣服，拉到西板牆，指著一匹白馬道：『這匹白馬沒備鞍轡，脊背上有一塊圓光子，這是誰騎的？』美爺說道：『這匹馬乃是漢殿下劉秀四位先行，頭一位姚期，二位馬武，三位岑彭，這是岑彭所騎。此馬名叫金雞閃電白龍駒。』金頭虎說道：『真有兩下子。』

老美又晃悠著腦袋說道：『無一不知。』金頭虎說道：『那麼這匹紅的呢？』老美說道：『三國水淹下邳，白門樓殺呂奉先，那曹操將此馬賜與關公。關公遇害，馬不吃草，隨主而亡，這就是那匹赤兔馬。』賈明道：『那匹黃的呢？露著肋條，那麼瘦。那是主人窮，沒草沒料吧？』老美道：『傻小子你胡說亂道。這是大唐山東濟南府歷城縣叔寶秦環秦二爺，捨命交友，乘跨的透骨獸黃驃馬。你沒聽見過那齣戲嗎？當鋼賣馬。』金頭虎又問道：『老美，那匹青的呢？』老美說道：『那是大宋朝泥馬渡康王，那匹馬將康王渡過黃河，康王一看，乃是泥馬。救駕之功不可沒也，康王封這馬為海月青風駒。』金頭虎又問道：『老美，那匹卷毛黑的呢？』老美說道：『那是大明朝常遇春座下的那匹卷毛獅子一丈黑。』賈明跟老美正講究八駿馬呢，金頭虎一看老美的練子槍沒有啦，叫道：『老美，你的練子槍哪裡去啦？』侯爺一回頭，只見八仙桌上那九節練子槍蹤影不見。侯爺一抱拳，說道：『眾位兄弟們，哪位將練子槍給我收起來啦？別跟我玩笑。』金頭虎道：『老美，我們十個人，可沒有能為，我們可不敢吹大話。就算我們十個人，誰要拿你練子槍，誰是你的晚生下人。別人我們可管不著，你要再跟我們要練子槍，你就是我們五代的賢孫。老美，你練子槍丟啦，你的百寶囊呢？』老美說道：『百寶囊在皮帶上還會沒了嗎？』

老美說著話，低頭一看，那百寶囊竟不翼而飛。侯爺一思索，方才傻小子拉我看八駿，我覺著百寶囊一挨桌子，我疑是桌子角碰的，原來是將我的百寶囊給刺去了，雙皮條都給割斷啦。

老美伸手摸著刺斷的那節皮帶，順著禿腦袋往下直流汗。一拍桌案，說道：『要跟姓侯的有過節，言語一聲，偷我幹什麼？』老美話言未了，就看著八仙桌上直起。金頭虎說道：『老美吹牛吹的，八仙桌子不服啦，八仙桌子要懸起來，要跟老美鬥鬥。誰也不許說別的，誰要說別的，我可罵街呀。』只見由桌子底下一條黑影，燕子抄水，由打八仙桌子底下躡到院中，一縱身一道黑線，漆黑錚亮，縱到西廂房上。又聽那人喊道：『老美，別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！』遂又叫道：『老美，你的練子槍、百寶囊，都在小太爺這裡呢！不服，跟小太爺走上一趟！』侯爺聞聽一怒，遂甩大鞭，縱身形。侯爺只顧著急啦，就可空著手出去啦，牆上的掛刀也沒顧得摘。侯爺來到院中，眼看著那道黑影縱往頭道院去了，到了頭道院清水脊卡子牆，越牆而出，侯爺開門追出去。為什麼侯爺出門往外追呢？列位，侯爺方才回家的時候，是攙扶來的，叫水給灌得週身不濟，所以他氣力不足，開門出去省點力氣。

這條黑影是誰？小弟兄們都知道，在一進門的時候，這條暗黑影就在後面跟著呢。家人問侯爺一共多少人，侯爺一肚子氣，遂說道：『你別管多少人哪？有多少算多少。』那時候這條黑影，就在侯爺身後頭呢。侯爺來到客廳，自己大大咧咧，來了一個首座，坐在中間，大吹而特吹，又驕又傲，旁若無人。

小弟兄們看他自大傲慢，都有不平之意，所以那條黑影鑽到桌子底下，眾英雄佯裝不知。然後楊香五在金頭虎耳邊說私話，就是叫金頭虎拉老美看畫，為是叫那條黑影好得手戲耍老美，這就是楊香五在金頭虎的身邊說話的根由。說到這裡，將楊香五在金頭虎耳邊私語也表明啦，算是沒有漏事。再說老美追到門外，黃三太跟大家說道：『告訴老美吧，別叫老美著急啦。』

金頭虎說道：『誰要告訴他，我可罵街。這小子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，正應當教訓教訓他。』侯爺追出來，再一看黑影，蹤跡不見。楊香五說道：『侯爺，你看那條黑影在南牆根底下呢。』

只見這道黑影站起來，順著南牆根往西就跑，侯爺也看見啦，隨後就追。金頭虎說道：『黃三哥咱們跟著看熱鬧呀，這都是沒遇上敵手的武藝超群的人。』侯爺追出約有三五里之遙，氣力有點不佳，蹲在地上歇息喘喘。那道黑影一看，侯爺蹲在地上啦，那道黑影站在前面等著。侯爺歇息歇息，站起來又追，那道黑影一見侯爺起來又追，他就又往前跑。緊追緊跑，慢追慢跑，眾英雄都在後面跟隨。追出有二十餘里，追到蓮花湖橋北，老美心中明白，前面蓮花湖是漩渦之水，鵝毛沉底。老美此時也追到啦，老美往前一捋那人，只見那人雙手一分水，撲咚一聲，那人躍入水中去了。此人縱在漩渦水中，破風踏浪往前晃出六七丈遠，遂點手叫道：『老美，你敢下來嗎？』老美搖頭說道：『我不下去，下去不用灌我，我就得自己喝。』金頭虎說道：『老美下去吧，人家等著你哪，水旱兩面無敵手。』

侯爺說道：『我不下去。』金頭虎一看老美不敢下水，遂說道：『老美，從今以後，你別目中無人，這是我們鏢行的人，是我的盟弟。誰要急了，連女子都不如。二人較量較量，服不服？老美，你若不服，下去動手；要是服了，我跟我兄弟給你將百寶囊、練子槍要回來。』千里獨行俠侯爺說道：『真是你們保鏢的嗎？』金頭虎說道：『那還能說謊話嗎？這實在是盟弟呀。』老美把臉一紅道：『完啦，我姓侯的輸啦。』金頭虎說道：『兄弟，請上來吧。』水中那人距離岸上有十丈來遠，晃著身形，將練子槍與百寶囊等向岸上一扔。侯爺一看，雙皮帶用刀給刺斷啦，侯爺將皮帶一接，又帶在腰間，練子槍也係於腰間。那人晃上岸來，縱到

眾人跟前，金頭虎說道：「楊香五將火折打著。」美爺一看，乃是十四五歲一個小童，身穿青綢子水靠，背後背定一口劈水刀。這人的水靠，乃是生油熟油油得錚亮，衣服又合體又瘦小，那夜行衣穿著更利便。美爺一看，原來我栽筋斗栽到小孩手裡啦。美爺想到此處，心裡頭一陣難過，面上還有點真掛不住。侯爺問道：「盜練子槍、百寶囊，就是足下嗎？」那人說道：「不錯。不但盜此二物，連在水中撈閣下的腳心，都是在下。」侯爺說道：「水裡我是不成的，旱地遞手怎樣？」高恒說道：「我奉陪呀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對啦，你們旱地上滾滾吧。」三太說道：「豈有此理。我給你們二位見見。」遂指著小英雄說道：「高賢弟請過來。」又指老美說道：「這是侯大哥。救欽差大大虎駕的就是此人，姓侯字華璧，人稱千里獨行俠。」三太又指高恒說道：「這是我盟弟，姓高名恒。高賢弟過來見見，都是自己弟兄。高賢弟，你向前給大哥賠個不是。」高恒聞聽，過來給侯爺施禮，口中叫道：「大哥，小弟實是年輕，在老哥哥面前放肆了。」老美一見禿腦袋說道：「得啦，自己哥們，沒什麼說的。」侯爺嘴裡雖然是這麼說，面上可有點害羞的樣子，心中道：「不想我姓侯的栽給小孩手裡啦。」遂叫道：「高賢弟，這樣鵝毛沉底之水，就是你能覺嗎？」高恒說道：「非也。我耳聞還有二位能覺此水，頭一位台灣省稱孤道寡的王子張奇善，獨立在台灣，佔據三千餘里，王子張奇善用一把金背劈水電光寶刀，台灣省有黑水洋、白水洋，有漩渦鵝毛沉底之水。第二位本蓮花湖四十寨總轄寨主，人稱萬丈翻波浪韓秀，他也能覺此水。其餘海洋江洋大盜，都不能覺此水。」老美眼珠一轉，一見悠禿腦袋，心中說道：「我將他伸短嘍，我也找個場面。」遂說道：「高爺，那神鏢將勝老明公，跟你怎麼論哪？」高恒答道：「勝三爺與我父情同骨肉，義同生死，那是我勝老伯父。」侯爺說道：「勝爺現下官司在身，兄弟你知道嗎？」高恒答道：「此事我知之最詳，乃是被秦尤所告。我那勝三大伯頭探蓮花湖，乃是小弟送進去、接出來的。」侯爺說道：「高賢弟，秦尤拐三寶逃往台灣。借著你的水中本事，我在台灣做過兩次生意，咱們追趕秦尤。若追上將他拿住，我能認識他，我給他作下暗號啦。那時節咱找回三寶，給勝三爺了結官司。你敢去不敢去？」高恒答道：「為我勝三大伯的官司，慢說上台灣，就是上太陽南邊八萬里地，我不能含糊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好朋友，我也去。這才是好朋友呢，我實在是佩服。」黃三太一看，老美與高恒二人僵上火啦。黃三太為人乃是精細之輩，凡事謹慎，雖然小弟們都是年輕之人，惟有黃三太比別位倒是穩重些。且說高恒這一僵老美的火，老美說道：「此事甚好，咱們還是說話就起身。」黃三太在旁一看，遂說道：「侯爺且慢，你想那台灣距此道路遙遠，那秦尤縱然逃到那裡，也不是咱們私自可去的。倘若到了台灣鬧出事來，引起戰爭，康熙皇帝乃馬上之君，一旦問御駕親徵，黎民塗炭，百姓不安。划了戰區的地方，人們有錢的也得跑，無錢的也得跑，大兵發到台灣，路途之上百姓得遭多少損失？俗語說得好，兵過籬笆破。此事關係重大，千萬不可大意。侯爺你是財主富家翁，為甚麼不在家享些清閒幸福？高恒賢弟年方幼小，高大叔膝前只有賢弟你一人承歡色笑，以娛高大叔之暮景，倘若去到台灣，一有差錯，那時節叫高大叔及孀母心何以安？賢弟不要僵火，這也不是外人，侯爺為人是外面的朋友，往後兄弟們都要多親多近，有事互相幫助。那秦尤將國寶盜去，現在侯爺業已看見黃包裹，算是有真贓實犯啦，可以在欽差大人面前請侯爺說一說始末緣由，大人必然設法拿賊。咱們要是私自去台灣，到在那裡，要是惹出是非來，關係國家大事，誰人擔負得起？」老美與高恒一聽，俱都低頭不語。列公，老美的本意並不是要往台灣，他為是將高恒較量短了，奚落高恒幾句，好出出心中的怨氣。那知高恒年紀雖然幼小，膽量可不小，並且生來的慧根，說話猶如利刃一般，比老美還加一倍的驕傲。老美當時再說不算，也真翻不過口去啦，所以聽了黃三太這些話，才低頭不語了。他二人心中暗暗佩服三太這番話啦。高恒聞聽黃三太之話，也打動了肺腑，本來父母俱都半百之年，只有他自己一人，並且我的母親一時一會都離不開的。

二人這一低頭不語，那金頭虎在旁一聽黃三太這些話，不由得可就惱啦。黃三太將話說罷，未等別人說話，金頭虎可就說話啦，叫道：「黃三哥，你別給我勝三大伯丟人啦！我勝三大伯是何等的膽量？刀山都要鑽，油鍋在前都敢跳。想不到教出徒弟來，俱都是畏刀避劍，貪生怕死之輩。可惜我三大伯英雄多半世啦，教了這些膽小的徒弟。我三大伯攤上這場官司，終日歎息不止，倒在牀上說道：『這條老命保不住啦。找不回國家三寶，拿不住賊人秦尤，必然得受那鐵窗風雨之苦。』愁得他老人家真是寢食不安。現在知道秦尤逃往台灣，別人不走，咱們還得哀告人家，求人家前去，給我三大伯完這場官司。現在別人都要替勝三大伯完這場官司，不以道路遙遠，不怕艱難困苦，去往台灣捉拿小老鼠，找回皇家玩藝，那時候給咱鏢行之人露臉，也好給三大伯完這場官司，不想咱們反不敢去啦。黃三哥，你只可不出浙江紹興府，在浙江紹興府的黃三太，別處你千萬可別去。」黃三太聞聽金頭虎這席話，臊得臉面通紅，虎目圓睜，雙眉倒豎，叫道：「賈明，你怎麼得著誰是誰？慢說是台灣，無論是甚麼地方，黃三太沒有不敢去的。二郎山中應遭之險，刀劍臨頭，我黃三太也沒有皺過眉頭。慢說是死，就是刀山油鍋，為老師的事，我也不能後人。」金頭虎聞聽，遂說道：「黃三哥你敢去呀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若不去就是匹夫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這才是勝三大伯的徒弟呢。天地君親師，師在五倫之一，有事弟子服其勞。好好，三哥去啦，我也去。」

遂叫道：「禿老美，你是慣說大話使小錢，你老實在家當富家翁吧。別看是你首先發表的，你還得首先退縮，說說算了吧。」老美說道：「大英雄一言出口，駟馬難追。侯爺要說出不字，非為人也。」金頭虎一看，老美上了圈套啦，遂又叫道：「高賢弟，趕緊給老美磕頭，你就說我年輕離不開父母，我不敢上那麼遠去，我害怕。」高恒聞聽，「呸！」唾了賈明一口，說道：「高爺為勝三大伯赴湯蹈火，挫骨揚灰，在所不惜。」賈明一聽，高恒也翻不了案啦，遂叫道：「三哥你聽見了？老美去，高恒去，我去。你也去呀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我要後退我不姓黃，姓藍，姓綠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好好好，誰要是翻口，我也不罵他是雞犬啦，我要罵，我就連狗豬都不如了。」說罷此言，復又叫道：「張茂龍、李煜，你二人去不去？」張茂龍、李煜說道：「賈明，你怎麼繞彎罵上我們兩人來啦？要不去除非你不去。」金頭虎聞聽，哈哈一笑，遂叫道：「楊香五，你當然得去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楊五爺跟著走，說上哪兒就哪兒。」金頭虎又問道：「臭豆腐，你可不能去呀？」歐陽德一聽金頭虎罵街，叫道：「賈明混帳王八羔子，跟吾兒裡都敢去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好好，咱們一共十二個人，全都去啦。咱們大家也該回侯家集啦，老美你將家中之事辦理辦理。咱們大家就是你有錢，沒有別的，這一路的盤費錢可是你的。」老美說道：「那是自然，盤費錢算不了什麼。」金頭虎說：「對啦，走在道上要沒錢，你還會偷呢。」老美說道：「你要拿我取鬧，我可用練子槍打你。」

不表賈明玩笑，單說眾人在河坡計議已畢，大家遂翻身奔侯家集而來。大家在路上說說笑笑，工夫不大，已經來至侯家集莊上。侯爺叫門，裡面將門開放，仍是侯爺在前，眾人在後，跟隨來到上房之內，大眾落座。侯爺說道：「眾位，咱們去追秦尤，現在欽差大人在我家內，怎麼辦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老美，你這是找台階呢？你要不追秦尤，欽差大人現在你家，難道還用你背回去嗎？你打發一個人，寫上一封信，送到十三省總鏢局，信中就說欽差大人現在侯家集侯宅。我勝三大伯見信必然給院衙門送信，院衙門見信還不來接大人嗎？老美拿盤費錢吧，別說無用的話啦。」侯爺遂吩咐從人，用茶盤往客廳托著散碎銀子。侯爺說道：「大家隨便帶盤費錢，只要看得起老美是朋友，咱們不論交到那兒去，都如同自己弟兄一樣。」眾人聞聽，毫不客氣，俱向托盤內去取銀子裝在兜囊之內，每人取了有三四十兩散碎銀子。惟有金頭虎見財眼開，左伸手，右伸手，不住的往兜囊裡裝銀子，將兜囊裝滿啦，還用手往裡頭塞碎銀子呢。楊香五說道：「賈明，侯爺跟咱們是朋友，別不知自愛。為什麼沒死賴活的拿人家銀子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楊香五，你們都是廢物。他這銀子不是好來的，多拿他點算不了什麼。」黃三太遂對侯爺說道：「咱們明日起身吧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黃三哥你別找台階。明天勝三大伯來了，要是知道啦，一定不教咱們去，黑天更清靜；再說老美是賊，慣會走黑道。」老美說道：「你從這兒別跟我說話，你是土匪。」侯爺叫過老家人吩咐道：「明天備上一匹快馬，去到十三省總鏢局拜見勝三爺，就提說欽差大人現在侯宅，請勝三爺給院衙門送信，叫他們迎請欽差大人。勝爺要問黃三太等向哪裡去了，就說他們大家現在追秦尤去啦。勝三爺若問向哪方追去，就說不知道，千萬不要告訴我們大眾的去向。」侯爺將話說完，十二位英雄當時紮束停妥起身，每人一個小包裹，裡面裝的是兵刃暗器。

當夜由侯家集起身，及至天亮，走出有五十里地。十二位英雄曉行夜宿，追跡尋蹤，非止一日，由江蘇至蘇州，由蘇州至杭

州，俱不見秦尤的蹤影。茶鋪酒館，庵廟寺院，鄉村府店，大家細心訪察，並無秦尤。越過浙江，追到建寧，追了一月之久，到了福建地面，已然到了四月中旬啦。眾英雄非常敗興。

侯爺說道：「再往前追，可就是台灣。眾位兄弟，我到台灣兩次，乃是二位販賣珠寶大商賈，我是保的他們的鏢，賺了銀錢三股勻分，路上若有差錯，我擔護。像咱們十餘人，台灣關津渡口，有馬步軍隊大小三軍把守，如要進城，有把門的城兵。咱們這十位的形跡，我是個老美，楊五爺瘦小枯乾，賈明沖天杵小辮大肚子，台灣把關的官人若問咱們是幹什麼的，你我以何言對答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老美，千山萬水，快到台灣啦，你又拉勾找台階，頭幾天我把我這羅圈腿累得直疼，好容易這幾天才歇過來，簡直你是少才無智，無用之物啊。這地方叫甚麼地名？」侯爺說道：「是福建。」金頭虎問道：「有大估衣鋪沒有？」侯爺說道：「估衣鋪，新衣莊，銀號等，全都有，這乃是省城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咱們找個招商店住下，先買十身買賣人的衣服。在木作鋪再做十個四方楠木的匣子，扮作十個買賣人，賣紅貨的，其餘二人作為保鏢的。老美與黃三哥你二人俱都用本來的面目，作為保鏢的。黃三哥包裹裡面有鏢旗，十三省總鏢局鏢旗可以通行天下，哪個不知，誰人不曉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這個主意出得真好，這盤費錢恐怕不敷用的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有錢。我由老美家中帶的錢，在道上沒動。吃飯住店都是你們替我給錢，我沒捨得花。這回不就不用上了嗎？」

楊香五說道：「還是你能事。」說著話，十二位英雄住了招商客店。遂在大估衣鋪買了十身買賣人的衣服，又在楠木鋪做了十個四方楠木匣子，三天要做成。又在大鞋店買了十餘雙福字履鑲滾緞雙臉緞鞋。眾人中有因走道，把鞋走壞了的，所以多買幾雙。又在綢緞店內買了茶青綢子，縫做包裹。三日之內置買停妥，但是沒有紅貨，將匕首刀、鏢、練子錘、練子槍，俱都裝在硬木匣子之內。眾英雄說道：「咱們換衣服吧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別在店裡換。咱們那樣進來的，回頭三天工夫，都變了樣啦，叫店裡給哄嚷出去，官人該拿咱當壞人辦啦。」十二位英雄開發完了店飯錢，大眾走出了店門，來到荒郊野地，找了一個僻靜所在，大樹林之內，這才大家更換衣服。黃三太、侯爺仍然本來的面目，其餘十位，俱都是買賣人打扮，惟有金頭虎、楊香五二人不像買賣人的樣子。金頭虎青綢子大褂，青緞雙臉鞋，沖天桿小辮；楊香五藍綢子大褂，福字履鑲緞鞋，不像賣紅貨的。張茂龍、李煜等真像買賣人的樣子。傻英雄說道：「有像買賣人的就行啊，就可以把楊香五跟我摻雜裡頭啦。這不是相姑爺。」眾英雄的零碎俱都收拾完畢，大家相視一陣好笑。走到大江口，一看有許多船家，大家說道：「這裡有出洋的大船嗎？」船家遂問道：「眾位客官哪行發財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們乃是十位賣紅貨的先生。」又指老美說道：「我二人是保鏢的。」船家問道：「你們是哪省鏢局的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大清國十三省總鏢局。」說著話，三太已經打開小包裹取出了鏢旗，叫道：「管船的，你找一根竹竿，將鏢旗插在船頭上。」管船的打開鏢旗一看，此旗乃是白鏢旗紅火燄，上寫「江寧府十三省總鏢局」，當中斗大一個「勝」字。三太說道：「船家，說說船價吧。」船家說道：「你們這十三省總鏢局向來優待腳行。不用說價啦，達官爺看著給價錢吧。」三太說道：「先明後不爭。咱們論天，每天多少錢，有多少天算多少天，酒錢在外。」船家說道：「我們六七個人的船，你每天給一兩銀子，酒錢在外隨你賞。」三太說道：「不多不少。」

眾英雄上船，當時開船。船行至黑水洋，沒風就有七八尺高的浪，天連水，水連天。賈明在船頭上一站道：「媽媽的，我的姥姥，這船一翻就沉底呀。就是我們三個活得了哇，老美跟我，還有一個水怪的兒子高恒。」高恒說道：「好說水怪的孩子。歐陽德、邱成、李煜，你們全都得歸位呀。」船家說道：「你們賣紅貨的先生們，都是文明人哪，我們船上忌諱翻船，作飯烙餅都說打個張呢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往日裡坐船，我們三人在船上，我問那位道：『你貴姓啊？』那位說道：『我姓陳，叫陳到底。』我又向那位貴姓，那位說道：『我姓莫，我叫莫了桅。』船家說道：『真有你的，你們的紅貨是本錢，我們船是產業。你為什麼老念喪呢？』楊香五道：『船家別理他，他不是好人，他有點病，這時又犯了病啦。』

不說眾人在船上搗亂，且說這日來到了台灣，此處乃是水早總關口，有三二十位穿著號衣把守津渡的台灣兵夫，有一文一武，兩名官長。台灣兵一看，有一隻大船由上水而來，就大聲吶喊道：「來者是客船，還是貨船？」管船答道：「來了十位賣紅貨的，兩個保鏢的。」台灣兵喊道：「攏岸驗貨，領單過關。」眾英雄聞聽一怔：本來就沒有紅貨呀，拿什麼驗貨呢？

且說把守關隘的兵問道：「是哪省鏢局保來的鏢？」管船的說道：「是江蘇十三省總鏢局保的鏢。」又一個兵說道：「哪有那么大工夫跟他閒談？將他的鏢旗撤下來。」皆因為台灣兵不認得字，將鏢旗拔下來，就遞給那名文官啦，說道：「回稟老爺得知，大清國來了十位賣紅貨的，兩名保鏢的。」那文官接過鏢旗一看，乃是江蘇十三省總鏢頭勝英的鏢旗，那文官遂對武官說道：「李老爺請看，這是江蘇十三省總鏢頭勝英的鏢到啦。咱們二千歲常常提念此人，言說此人乃俠肝義膽，濟困扶危，殺賊官，除惡霸，乃是大清國武人中第一位好人。咱家二千歲都是贊美景仰人家，人家的鏢來到啦，咱也得給一個好面子。忠孝之人，人人得敬。」那武官答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王老爺，咱們不用驗了，就撕給他們驗行的票吧。」那文官遂曉諭官兵道：「將驗行票子撕給他們吧，這是江蘇勝老達官的鏢到啦。放行吧，將鏢旗原物交還。」那官兵接過鏢旗，撕了一張放行的執照，來到船前，對那船家說道：「老爺有諭，十三省總鏢局的鏢免驗，就此放行啦。」三太聞聽，趕緊來到船頭，對著那名官兵施了一禮，道了一個謝字。你道，眾弟兄聞聽驗貨，正在心驚肉顫之際，一聽說是十三省總鏢頭的鏢免驗啦，真好似吃了涼藥一般。金頭虎叫道：「楊香五，無什麼事，福小命薄不成，我金頭虎無論幹什麼都有造化。官兵若是一驗紅貨，哪裡有一點紅貨？完全是黑貨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真有福呀，在蓮花峪，後腦海上都要著了點穴鏢，我的恩師偏趕到啦。你也伶俐，到這時候就知道喊救人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楊香五小子，你同外人說我的短處。你要以後再說這話，找處與你滾滾。」說話之間，船已到了碼頭，大家下船，開發了船錢，另外又給了酒錢，船在原處等候，皆因為僱的是來回的船。

眾人上了岸，天色已晚。大家商議進了店房，那店家遂問道：「眾位爺們，哪一行發財呀？」金頭虎喊道：「十個賣紅貨的，兩個保鏢的。所賣的貨，俱是翡翠、碧玉、貓兒眼、牛黃、狗寶、金沙子、鑽石、核桃大的珠子。一個匣子可值百萬黃金。」說罷，金頭虎又問道：「你們有跨院嗎？我們包下，不許再住別人。要失迷了我們的紅貨匣子，連你們內掌櫃的賣了，全都賠不起。」掌櫃的一聽金頭虎說話近於詼諧，賣紅貨都是文明先生，怎麼玩笑啊？說著話，伙計將眾人領到南跨院三間上房之內。眾人淨面吃茶已畢，又要了一桌上等酒席。眾英雄互相商議，那秦尤逃到台灣，必然投奔王子張奇善那裡獻寶。楊香五說道：「那秦尤作下這樣重案，盜三寶，殺欽差，全國一體嚴拿。他既然來到台灣，當然將那寶物獻與重要之人。」

台灣有會賢亭，聚義廳，懸掛掛賢榜，招賢納士。凡四海英雄豪傑，殺人兇犯，盜匪之流，在中國不能容身者，來到台灣，見了國王張奇善，那張奇善必然量材取用，大開招賢之門，網羅海內賢豪，招賢務盡。大概秦尤一進三寶，那張奇善必然以禮相待，委以官職，以為安身之處。秦尤從此在台灣安居樂業，也就永遠不回去啦，他絕不會把三寶暗中隱藏。」列公，在前清的時候，犯人脫逃，由這縣逃到那縣，就不容易捉拿。文書公事，不知道得費多少筆墨，終歸還不定拿得著拿不著。因為早年沒有火車、飛機、汽船，一天不過行百八十里路，所以那做下案子的，逃出幾百里路去，就可以隱住啦。不像現在的軍閥們，把民脂民膏絞盡啦，往外國一跑，就算完事，皆因為現在交通便利，一天就可以行千里。閒話拋開，且說大眾酒飯已畢，安歇睡覺，清晨起牀梳洗已畢，算完了昨天的店飯賬。眾人一看吃喝便宜，價錢不甚貴，又在店內吃完了早飯，復又將店飯錢算清。

十二位英雄起身，侯爺頭前引路。正往前行走，忽見有許多善男信女，老老少少，俱往東南走去，絡繹於途。楊香五對金頭虎說道：「這裡有什麼熱鬧，是有野台戲，這都是趕廟的啦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待我問問行路的。」金頭虎來到眾人跟前，賈明見一少婦懷中抱著一個小娃子。金頭虎摘去絹帕，露出沖天杵小辮，金頭虎將胳膊一橫，攔住那少婦的去路，大聲喊叫：「孩子，你上哪裡去！」那少婦嚇了一跳，幾乎將孩子掉在地下，少婦說道：「喲，你管我們上哪裡去呢？把我們孩子給嚇哭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黃三哥，快過去管管他吧，他要在台灣省惹禍。」三太趕奔近前，大聲叫道：「賈明，你還不快閃開！」三太遂上前施禮道：「大娘，別生氣，我這兄弟是瘋子，不要與他一般見識了。」婦人也沒言語，遂抱著孩子走了。三太剛把少婦央求走了，金頭

虎又將七十多歲一個老頭攔住啦，叫道：「老小子，你上哪裡去呀？」老頭聞聽一怔，一看金頭虎冲天杵小辮，矮胖子，憤怒說道：「你管我幹什麼去呢，嚇我一跳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管定了你啦。」三太急速趕到老者跟前，叫道：「賈明你要這樣惹禍，咱就不用走路啦。退後去。」三太又對那老者拱手說道：「老大爺你多原諒吧。」又指著賈明說道：「他有點病，他是半瘋。老大爺我借問你哪，我們乃是遠方的人，初次到你貴寶地，這些老少男女都往東南去，是有甚麼熱鬧呢？」老者一看三太壯士打扮，遂說道：「壯士爺，像你這麼說話，無論到哪裡去，也沒有包涵哪。」老者又說道：「離我們這二里多地，趙家峪村西，有一九天聖母娘娘廟，出了一段新聞。九天聖母娘娘顯聖，發放藥水，百病全治，無論有何奇病，可以當時就好，並且還是分文不取，所以這些人全去討藥水去。」此時金頭虎在旁一聽，遂叫道：「黃三哥閃開，我抽他大嘴巴子，看老頭妖言惑眾。我們大清國廟裡是泥塑的像，這台灣省怎麼有了活神仙啦，大概是由天上掉下來，怎麼沒把他摔死了呢？老頭這是胡言亂道，煽惑人心。」三太說道：「老大爺你請吧，你多擔待，他實在有病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咱們跟著看看去。」三太說道：「到那兒你好惹禍呀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不惹禍。你們不去，我自己去。我倒要看看聖母娘娘是怎麼回事。他要是別的事，我這條命豁出扔在台灣，我就跟他拚命。打出人命來，台灣也有官面，他們問我那方人氏？我就說大清國的。你們來了多少人哪？我就說來了十二個，有一個老美姓侯，有一個瘦小枯乾的，姓楊叫楊香五，有一個蠻子叫歐陽德。打人命官司，我們一塊打。」金頭虎叫道：「黃三哥，你想想聖母娘娘哪裡有活的呢？這分明不是妖言惑眾嗎？咱們看看去。我決不惹禍，人家打我，我不還手；罵我，我不言語。我開開眼界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黃三哥，咱們去看看吧。金頭虎要不惹禍就行啊。」

大家也俱都願意前去。三太聞聽此言，把頭一點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咱們就隨著眾人奔九天娘娘廟走上一趟。」

工夫不見甚大，大家已經來到廟前。眾英雄一看，正山門閉啦，東西角門開著呢，人煙稠密，男左女右出入。小姑娘老太太少婦幼女，都由右邊出入，年輕的男子老者，由左邊出入，行人讓路和氣謙恭。張茂龍、李煜說道：「台灣高人甚多。中華大國野台戲，逛燈上廟多，男女混雜。諸位你們看台灣街道、廟宇，行走男女尚不混雜，清清楚楚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好哇，清楚不亂，真是規矩。我偏打娘們那邊走，他要問我，我就說我不屬你們這邊管轄，我們那裡有皇上。非打娘們這邊走不可。」

楊香五聞聽，笑道：「眾位別攔賈老爺，你們不知賈老爺的性情，坐懷不亂，能比柳下惠。憑賈爺這樣英雄，哪能同老太太一塊走？豈不失了賈爺的身份。」金頭虎笑道：「對啦，打男子這邊走吧。」黃三太心中暗笑，楊香五真壞，這一抬舉他，叫他撞了釘子啦。眾英雄遂進左角門，一看月台下男女老幼。

真是人山人海，擁擠不動。佛殿就是一層，外邊的隔扇俱用青幔帳罩著，月台上設立香壇，桌子北有張椅子，用青布罩著，壇桌上設擺香爐香筒、黃錢紙、硃砂筆硯、寶劍一口。金頭虎問道：「黃三哥，桌子上的東西是幹什麼的？」三太說道：「那是壇桌，預備聖母娘娘到神壇的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聖母娘娘還投來，我先升壇吧。」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，你別擾亂人家，人家這是修好的。」眾英雄聞聽有幾個老者談論，有一位老者問那位老者道：「你昨天上廟沒有？」那位老者答道：「昨天不但來啦，還開了眼啦。有一位求藥的男子，二十餘歲，原來是個啞子，哇哇哇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聖母娘娘給了一粒藥，吃下藥去，哇哇直吐，眼看著吐出銅錢大的一塊白骨頭來，當時就明白能說話啦，磕了三個頭走啦，分文不取。又有一個大肚子痞，還是兩個人架著來的，肚子好似草包一般，娘娘用聖手一點，叭嘎一聲，你看著月台上濕的那一大片，真有半桶多黃水流出來了，那肚子將水流出，立刻就凹啦。一個瘸子架著雙拐，坐車來的，有人把他攙下車來，聖母娘娘給了一粒藥吃，當時站起身形，他將雙拐一拋，說道：『聖母娘娘，明天弟子必有重謝。』聖母娘娘說道：『分文不取。』大慈大悲，消災治病。」黃三太聞聽，對大眾說道：「諸位弟兄你們都聽見沒有？真悶死我也。看這幾位老者，俱是奉公守法之人，這不是成了活神仙治病嗎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是闊老爺。三哥，你附耳過來。那些治病的，都是聖母娘娘的稔子，那不會說話的是他們的人，裝作不會說話。那大肚子痞是用牛尿泡，裡邊灌上米湯，綁在肚子上，聖母娘娘用手一點，那是用小刀紮的，紮破了米湯流出來啦。那瘸子架雙拐，也是裝作的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香五，黃三哥，附耳低言都說些什麼呢？」

楊香五說道：「我與黃三哥說聖母娘娘還沒來呢。」正在此時，外邊有人喊道：「聖母娘娘駕到啦！」只見山廟東跨院出來一個婆子，四位道姑，婆子大聲喊叫：「聖駕到啦，快來接駕吧！」那婆子腳大臉丑，穿一身藍布褲褂。金頭虎說道：「是什麼駕？是王八呀，還是甲魚呀？」眾英雄也不理他，遂跟隨他出了左角門，一看由山城牆北，來了一乘四人的小轎，聖母娘娘坐轎，轎簾未掛，不用說是眾位英雄觀看，眾人沒有不觀看的。眾人一看聖母娘娘，原來是二十餘歲的少婦。漆黑的青絲，高挽發髻，白玉簪別頂，白銀耳圈，相襯著白玉的柳葉，青水臉，未施脂粉，不見說話下頰動，大概櫻桃口裡含著是荳蔻檳榔。茶青綢子衫，茶青綢子裙，在轎子裡坐著，左腿搭在右膝蓋上，茶青緞子小鞋，粉白底，雪白鏗亮，兩隻杏眼滴溜溜亂轉，觀看眾人。金頭虎一看，說道：「原來是一個小娘們呀。」遂叫道：「楊香五，我也沒有媳婦，你給我說一說，叫他給我作媳婦，你看怎樣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別挨罵啦，人家這是普濟為懷，以救萬民。」說著話，轎子已經落平。那老婆子說道：「聖母娘娘，今天求藥的太多，請娘娘快消災治病吧。」說著話，已經將聖母娘娘攙扶下轎，聖母娘娘秀腕扶著那婆子肩頭，遂輕移蓮步，雅賽風擺柳似的。金頭虎說道：「可要了我的命啦。」

不表金頭虎在此胡說亂道，且說聖母娘娘坐在壇桌正面，四個道姑各執一把拂塵，聖母娘娘也手擎拂塵，閉目合睛養神。

金頭虎又問道：「黃三哥，聖母娘娘幹什麼呢？」黃三太答道：「那是升壇呢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不是登殿嗎？」少許工夫，站起身形，三層拂塵，然後說道：「台灣軍民人等聽真，我神奉玉帝敕旨牒文，降下天台。台灣省五月間瘟災大作，人死七成，派我神降下天台，給台灣軍民人等，消災治病。諸般病症，七症八癩，咳嗽痰喘，遠年近日新病老病，我神著手成春。送禮不要，分文不取。」話言未了，由左邊閃出一人，口中喊道：「眾位先生們借光啦，讓條道吧！我求藥治病。」黃三太大眾一看，此人白面書生，年在十八九歲，文質彬彬，面如白玉，齒白唇紅，俊美之極，文生公子的打扮。只見那學生上了月台，提起衣服，雙膝跪倒，口稱：「聖母娘娘聖壽無疆！我學生家母臥牀不起，聖母娘娘大發慈悲，捨藥一服，給我家母治好病症，我與聖母娘娘修蓋廟宇，塑化金像。」聖母娘娘說道：「求藥之人不要多言，吾神早已算就，你姓王啊，你叫王寶靈。吾神前知五百年，後知五百年。你家住在王家峪，你家的住宅是三合房，你房為主。你娘親住東暗間，你在西暗間讀書，侍奉你的老娘。你娘親現時三天水米未曾沾唇。你宅院是五鬼鬧宅，有瘟病在身。本處五月間瘟災大作，你也有瘟病，你年輕力壯，瘟氣不能入，往後你比較你娘病體尤重。現在此處還不能給你治，必須畫符斬邪除祟，總得把你帶到我家中去治，得畫符吃湯藥。」回頭一看，四個道姑，一邊站立兩個。聖母娘娘看完了道姑，又對眾人說道：「台灣人等聽真，我將瘟氣一獻，大家看看如何？這學生年輕，瘟氣尚未深入呢。」說畢，遂叫過一名道姑，吩咐把藥取來，現出瘟病大家觀看。遂用兩個手指，左指一下，右指一下，道姑點頭，遂將殿上的茶青幔帳用手一掀，進去取藥。此時楊香五站在殿外朝著幔帳留神細看，只見那道姑到了裡面，打開藥箱子，拉開裡面抽屜，取出藥瓶，倒出一點白藥面，放在掌心之上，自己聞了一點。又拿一張四方白紙，又倒了一點紅藥面，用手心托著，由佛殿裡出來。遂叫學生站起身形，道姑托著藥紙與藥面，左手托著，右手一按藥紙，用口一吹藥面，學生打了一個嚏噴，只見黑白眼珠一發直，怔怔的站在那裡，不知人事。聖母娘娘叫道：「台灣人等，你們來看瘟病發現了，將他帶到我家中去療治。」

遂叫那吹藥的道姑，領他回家去醫治。道姑轉身就走，王寶靈在後面默默的跟著就走。此時老少男女，全都信以為真，不知是假，惟有黃三太等十二位英雄俱都明白。金頭虎說道：「這那是現瘟病？這是迷魂藥啊。」遂叫道：「楊香五、張茂龍、李煜、黃三哥、禿老美，咱們亮傢伙拿這採花賊呀！」楊香五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快攔阻他吧，別人攔不了他。適才那老胖婆子，由東跨院用藍布卷著一大卷東西，抱在佛殿裡去了，裡邊必然是兵刃暗器。要按這個綠林道的買賣，不定有多少人呢。男的混入在左邊，女的混入右邊，咱們兄弟十二位一展兵刃，男女賊再一展兵刃，你看左邊的男子裡面，上年紀老者不少，婦女中有老太太有大姑娘，有柔弱的少婦長女，地勢窄小，人太多啦，咱們兩下裡混戰，必然要誤傷了好人。像此賊的下處，必然不遠，咱們先探探底，然後

將這一群賊拿住，也好給台灣省除去禍害，此處他們必有命案。」黃三太將楊香五所說之話，又對著金頭虎說了一遍，金頭虎說道：「楊香五，你與聖母娘娘有心思吧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看此處地小人稠，要亮兵刃動手，必然傷了好人。」好容易才將賈爺勸止動手。且說男女老幼一看，好端端的一個學生，給弄傻啦，就都不敢再求藥啦。黃三太說道：「五弟呀，悶死我也。他怎麼知道小孩的家鄉住處，姓什名誰呢？」楊香五答道：「三哥，你怎麼悶死呢？」

三太說道：「你聽聽眾人談論，言說此小孩果然姓王，名曰寶靈，聖母娘娘所說的真的一點不差。由此看來，豈不成了活佛神仙了嗎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三哥你附耳過來。這個學生昨天求藥來啦，女賊言說藥已經舍完啦，明天再來吧，那學生就走啦。那女賊且派他的伙計男賊，暗中跟下去，跟至村莊，進了門口，再打聽本村的小孩們，這家姓什麼，小孩必然告訴。然後再派男賊夜間入院，竊看病人在哪屋中，住的是什麼房，院中的一切物件，俱都記在心裡，然後來到下處，報告了女賊。學生品貌歲數女賊都記在心裡啦，這就是採花賊，俗名就叫倒採花。」

楊香五與黃三太說著話呢，金頭虎叫道：「老美，你求點藥去，長點頭髮。」美爺說道：「你別同我說話。」金頭虎又叫道：「瘦小子楊香五，你求點藥去，省得瘦小枯乾的，長點肉有多好。」又叫道：「邱成，你也求點藥，叫你的黃眼珠變黑了好不好呢？」三位說道：「傻小子你別不說人話啦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們看，此時聖母娘娘悶悶的坐在那裡無事，我求點藥去，省得他閒著。」語畢，遂將大衣脫去，披上大氅，將絹帕摘去，露出了沖天杵，將沖天杵故意弄歪了。又將緞鞋脫下，穿了靴子，將包袱交給歐陽德，叫歐陽德給拿著。遂高聲吶喊：「台灣省的小子們都閃開，咱也求點藥吃。」老少人等沒有不瞪他的。他哈哈吧著羅圈腿上了月台，走到壇桌之前道：「聖母娘娘在上，我小子在下，給聖母娘娘作揖啦。」列位，金頭虎生來就不愛磕頭，見人家磕頭他還罵街呢。道姑說道：「求藥還不跪下？那有站著的？趕緊跪下吧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跪不了啦。」道姑問道：「怎麼跪不了啦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兩個膝蓋長了兩個小瘡，疼得難受。」聖母娘娘聞聽一愕：這小瘡長得真巧，磕膝蓋上一邊一個。又一看賈爺的貌相，沖天杵小辮，雷公嘴，狗蠅眼，紅眼邊，爛眼圈，鼻涕哈喇子直往下流，一臉大黑麻子，大草包的肚子，兩條羅圈腿。聖母娘娘一看，心中不悅，一點人才都沒有，聖母娘娘心中直噁心，簡直就要作嘔啦。聖母娘娘說道：「你姓什麼叫什麼，給誰求藥哇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是上家村的，姓上，小名叫三輩。」

聖母娘娘說道：「原來是上三……」說至此處，可沒將「輩」字說出口來。賈明說道：「聖母娘娘，你未到先知。我聽我老娘說，沒有我的時候，我父母缺兒少女，東廟燒香，西廟許願，才生下我這麼一個孩子。分娩下來，抱在門外闖名。怎麼向外抱我呢？軟軟的小孩，我家大人有一雙青布靴子，將我放在靴桶裡啦。遇見隔壁雜貨鋪老西跟我們家大人玩笑，在後邊一伸手：『啊，我摳你三輩！我家大人打了老西三棒錘，因此小名叫三輩。』三太太大眾無有不笑的，胡拉亂扯，鬧得還真有趣。」

聖母娘娘道：「你倒是給誰求藥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給咱小媳婦求藥。」你道，聖母娘娘乃是一個水性楊花的女淫賊，見了這個賈明倒來了高興啦，只聽聖母娘娘問道：「你說得多嫩哪，媳婦就媳婦得啦，還小媳婦。你媳婦多大啦？」金頭虎道：「我媳婦八十三啦。」看熱鬧之人一聽，金頭虎才二十多歲，他媳婦有八十多歲？聖母娘娘說道：「你媳婦得的什麼病啊？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產後風。」聖母娘娘一聽，八十三歲得了產後風啦？他這不是要錢的，是攪局的，招得那看熱鬧的男女老少，無不大笑。聖母娘娘明知道他是打攪，叫道姑給他拿點藥。這回聖母娘娘用一個手指向道姑一指。方才給那王寶靈拿藥是兩個手指，左一指，右一指。這回一個手指向道姑一指，可就不跟方才的藥一樣啦，用手指那是暗號。這回道姑進去拿藥，楊香五順著帳棚留神觀看，只見那道姑到了裡面，用一張白紙，倒出點白藥面，用手掌托著，轉身出來，遞給賈爺。金頭虎伸左手接藥，右手堵著鼻子。他是怕用迷魂藥吹他，哪知道人家不要你，他長得太好看啦。此時金頭虎右手接過藥來，用左手將藥一按，就勢作揖道：「謝謝，謝謝。」遂轉身形下了月台。

金頭虎叫道：「歐陽德，老美，你二人聞一聞！」歐陽德說道：「我不聞那個東西，你是王八羔子。」金頭虎連紙與藥面，向地下一扔，用腳一踏，說道：「黃三哥，咱十二位準是英雄嗎？」

黃三太道：「弟兄十二位，皆是豪傑。」賈明道：「也配稱得起英雄？英雄者，賈明也。聖母娘娘在那坐著呢，除去賈明誰敢求藥？浙江紹興府黃三太，也就是在浙江裝不錯，有膽子敢求藥去嗎？」三太道：「賢弟，你小看愚兄了。我要求藥，說話的時候，出於三太之口，入於眾位之耳，總得說出話來，合乎情理。你說的那是人話嗎？小媳婦有八十三歲，得了產後風啦，讓眾位笑破唇舌。三太說話准有情有理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心裡哆嗦不哆嗦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要懼怕，我不姓黃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給聖母娘娘跪下磕頭哇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決不能夠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我給你拿著包裹，你去。」

三太上了月台，來到壇桌之前，控背躬身，說道：「娘娘聖壽無疆，弟子姓黃排行在三，皆因我的至友出門辦事，在路上受了熱氣，到家中一脫大衣服，在房簷下涼爽，冒然間中了一陣賊……」三太語至此，聖母娘娘站起身來問道：「賊什麼？」黃三說道：「中了一陣賊風，賊風灌入腦髓。懇求聖母娘娘捨藥一劑，給我的朋友治好偏頭疼，我給你修蓋廟宇塑化金身。」聖母娘娘說道：「你那朋友不是偏頭疼，乃是瘟病。連你臉面上也有瘟氣。」三太聞聽，暗暗痛恨：好大膽的女賊！三太遂對聖母娘娘道：「你說台灣瘟災大作，我是大清國的人，才到台灣。」聖母娘娘說道：「你方才來到台灣，也能受瘟氣。那瘟病本從水土而生，你來到台灣吃喝寢宿，就算受了瘟氣啦。你若不信，吾神現出瘟災你來看。」只見聖母娘娘用兩個手指，左一指，右一指，遂叫道姑取藥來，好給他的朋友治療瘟病。

那道姑聞聽，走入殿內。賈毛遂楊香五一看：要壞，聖母娘娘又伸的是兩個手指頭，必要將三太迷住。楊香五又隔著帳棚留神細看，果然那道姑又倒手中一點白面，先自己聞了，又倒出了一點紅藥面，用一張方白紙放在手上，將藥倒好啦，掀開青幔帳出來。此時黃三太一看，又是紅藥面，黃三太心中明白，這紅藥面必是迷人的，方才那個王寶靈，就是聞的這個紅藥面迷過去的。那道姑走至黃三太跟前，黃三太往外趕緊邁兩三步，用袍袖將鼻子一堵，伸出一隻手來，向那道姑扭著臉說道：「拿藥來啦。」聖母娘娘在壇桌上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合字的人，上這兒來攪擾。「我來吧。」聖母娘娘心中暗道：「你就是有托天的本領，今天我也要帶著你走。你一人攪擾我，倒算不了什麼；如果要是被此地人知道了，嚷傳出去，官兵必然前來干涉。到了那時，如何是好？」列位，那聖母娘娘乃是女淫賊，又見黃三太長得眉目清朗，背插單刀，肋下掛鏢囊，好一個武士模樣，若是帶了回去，豈不是個好的幫手？聖母娘娘將拂塵向左袖中一遞，那拂塵是白馬尾的，上有一個白銀鉤，馬尾是白的，銀鉤也是白的，眾人哪裡看得出來？將拂塵遞進袍袖，那袍袖裡邊有一條口袋，那口袋中暗藏迷魂帕，用拂塵將迷魂帕勾將出來，原來是一塊茶青綢子，二尺餘長，一尺餘寬。聖母娘娘一挺腰，腳尖一點地，縱到黃三太跟前。黃三太離此壇有二丈多遠，面向東站立，一隻手接藥，一隻手堵著鼻子，面向東，為的是迎風站立迷魂藥好刮不過來。哪知那聖母娘娘驟然縱到背後，黃三太回頭看，聖母娘娘用拂塵頂著那塊迷魂帕，在黃三太眼前一抖，說道：「你來看。」黃三太用袍袖一揮那塊迷魂帕，就聽得一聲噓噴，只見兩眼發直。聖母娘娘仍然回歸原位，對大家說道：「你們眾位來看，台灣的瘟災，到了五月間，人人如此。此人就是瘟災發了，將他帶到我家用湯藥調治，畫符鎮邪。」語畢，將拂塵遞給道姑，道姑接過拂塵，揚起拂塵一晃悠，黃三太跟著那道姑就走下去了。此時金頭虎道：「可了不得啦，黃三哥叫賊人給迷去啦，沒有命啦。眾位，咱們十二個人來的，可不能回去十一個，要死都死在這兒，要回去都回去，亮傢伙吧。」楊香五趕過來，對著金頭虎攔阻道：「賈明賈賢弟，你看，那女賊橫著一縱，縱出兩三丈遠，武藝不俗可知。那女賊豈止一人呢？男女賊人不定有多少呢？男的在男的那邊，女的在女的那邊。如果咱們一亮兵刃，那群賊必然也得亮兵刃。再者，廟中這些少男少女，到了動手的時候，必然一陣大亂，不用說傢伙碰著，就是人踩人，也得踩死。況且咱們才十一個人，人家不定有多少人呢，動起手來，必不是人家的敵手。咱們暗中跟隨他們，看著他的下處在哪裡，咱先臥好了底，夜間咱們自有道理。」傻小子說道：「楊香五，你敢保女賊不將黃三哥給弄壞了嗎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賈明你真傻，聖母娘娘是女的，黃三哥是男的，他怎麼會弄壞了呢？不要緊，你沉住了氣，准保管黃三哥壞不了。」金頭虎被楊香五這麼一說，方才沉住了氣。

